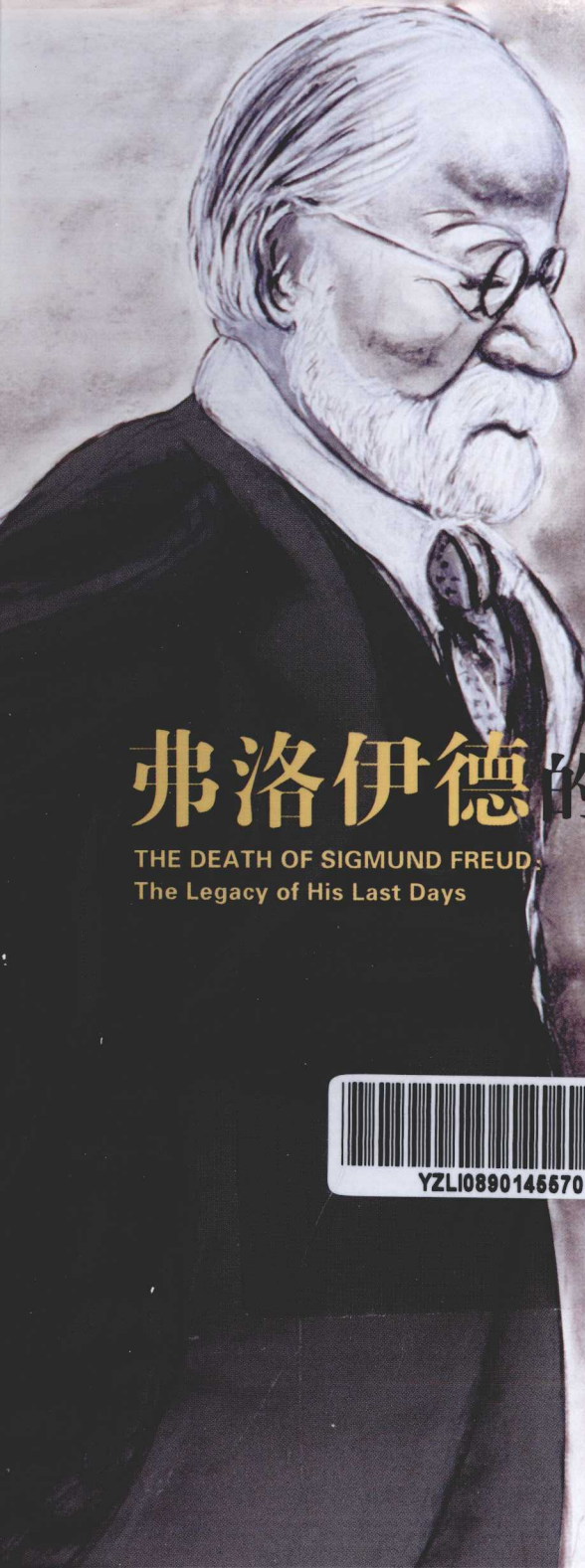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 他晚年的思绪

THE DEATH OF SIGMUND FREUD
The Legacy of His Last Days

[美] 马克·埃德蒙森 著
王莉娜 杨万斌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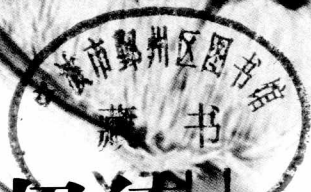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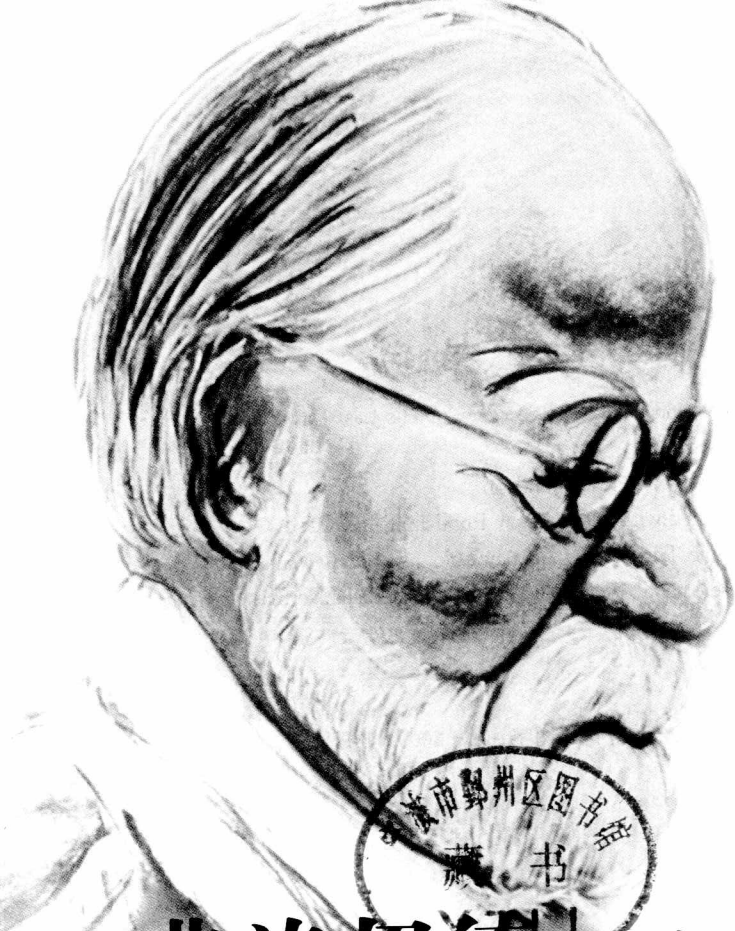
YZLI0890146670



上海
名牌
大学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

THE DEATH OF SIGMUND FREUD: The Legacy of His Last Days



YZLI0890146570

晚年的思绪

[美] 马克·埃德蒙森 著
王莉娜 杨万斌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他晚年的思绪 / (美) 马克·埃德蒙森著；王莉娜，杨万斌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 - 7 - 5617 - 8289 - 7

I. ①弗… II. ①马… ②王… III. ①弗洛伊德，S. (1856~1939)—生平事迹 IV. ①K835. 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0487 号

弗洛伊德的最后岁月：他晚年的思绪

著 者 (美) 马克·埃德蒙森

译 者 王莉娜 杨万斌

策划编辑 王 焰

项目编辑 陈庆生

审读编辑 虞又铭

责任校对 林文君

封面设计 崔 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7. 625

字 数 15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3 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8289 - 7 / I · 739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1	第一章 维也纳
128	第二章 伦敦
234	致谢

第一章 维也纳

1909年深秋，两位各自即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的男子同时生活在奥地利维也纳。他们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像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所说的“精神敌人”。一位就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0世纪最著名、最具争议的思想者。1909年，五十三岁的弗洛伊德精力旺盛，正处于事业的顶峰。而另外一位男子虽然年轻，但是他对人类产生的影响或许更富有戏剧性。

这位年轻人来到维也纳，希望能够当建筑师或艺术家发财。他与一位朋友住在一套小公寓里，读书、画画、写作、创作乐曲，梦想着将来的成功。这位年轻男子在父母去世的时候继承了小笔的财产，靠继承来的财产付廉价房租，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他的主要嗜好是听歌剧，特别是瓦格纳的歌剧。他的生活处处不如意：他被国立艺术学校拒绝了两次，这使他大为光火；他从来没有和老师们和睦相处过，艺术

学校的老师也不例外——他们嘲笑他的作品，说他没有真正的天赋。年轻人于是决定开始过一种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做一名成功的建筑师，说不定还能成为一名画家、诗人、作曲家呢，尽管奥地利的艺术体制腐败。

年轻人在到维也纳之前，爱上了一位名叫史黛芬妮的女子，他在家乡林茨市晚上散步时常常碰到她。尽管年轻人从未与史黛芬妮说过一句话，但是对她却十分忠诚。他希望能够把在维也纳获得的辉煌成就都敬献给她。即使在堕落颓废的维也纳，他都试图过着一种道德的生活：他避开妓女，避开其他一切妇女，尽管在大多数妇女眼中他相貌迷人。妇女们在歌剧院里盯着他看，递纸条给他，要求与他私通。但是年轻人下定决心要保持其所谓的“生命火焰”的纯洁。

从童年时代起，年轻人就过于敏感，容易发脾气和突然哭泣。他喜欢动物，不能容忍听别人说起动物被虐待的事情，更别说看到了。他从不喝酒，而且清楚吸烟有害健康。他把自己视作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人道主义者。他在维也纳的一项主要计划就是为那些生活在贫民窟里的工人们设计宽敞明亮的房屋，但是外人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的计划。

很快，年轻人在维也纳结交的唯一朋友回到外省，等朋友回来时，年轻人已经离开了他们破旧的公寓，没给女房东留下新的地址。年轻人形只影单，无家可归，花光了所有的钱。有一阵子，他住在大街上，睡在门道口和公园椅子上。或许有的时候，他还不得不去乞讨。最

后，他在一家男子收容所里安了家。在这家管理得几乎像寺院一样严格的机构里，年轻人一直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享受着这里简朴有序的生活。年轻人画明信片，然后把明信片拿到街上的报亭里兜售，以此谋生。年轻人阅读广泛，但不求甚解，有时还对收容所里的其他舍友作演讲。他站在休息室里，在犹太人、共产党人以及德国逐渐提高的国际地位等问题上发表长篇大论。有时候，其中的一位舍友会偷偷地将年轻人的衣服绑在他坐的凳子上，然后问一个政治问题来激怒他。这时候，年轻人会跳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慷慨陈词，全然不顾拖在他身后的板凳咔咔作响。见到过他的人有时候会怀疑他是否注意卫生，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希特勒有朝一日会成为在世界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希特勒生活在维也纳的时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正处于生命的顶峰时期。弗洛伊德身体强壮健硕，脸颊丰满，下巴上长着浓密的棕灰色胡须，颇具威严。不知为何，弗洛伊德通常的面部表情同时流露出心满意足和踌躇满志这两种情感。弗洛伊德长着一只鹰钩鼻，一双明亮的眼睛似乎能够洞悉一切。弗洛伊德只有五英尺七英寸高，但是他的出现足以让人感到敬畏：他似乎不只是一个重要人物。五十岁左右的弗洛伊德看上去像一位睿智的陆军元帅——老于世故，幽默而不失文雅，而且还有自知之明。

1909年秋天当希特勒还住在大街上的时候，弗洛伊德却刚刚从

一段长期的隔离状态中摆脱出来。他对自己进行了一场紧张的自我分析；他撰写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主要著作：《梦的解析》，并已经着手探索人的无意识。现在弗洛伊德不停地写作：他相信一旦人们了解“本我”的性质以及“本我”与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许多以前困惑人类生活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弗洛伊德不仅能够从不同寻常的视角解释睡梦，而且还能够解释笑话、口误及笔误。他在艺术、宗教、人类身份的起源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上的看法都令人深受启发。奋斗多年之后，弗洛伊德已经声名远扬，他的身边聚集了许多杰出的青年男女。他正在掀起一场运动。

年轻时，弗洛伊德承认自己想去解决那些困扰人类的主要问题。他暗中渴望能像狄德罗、罗素和伏尔泰那样成为一位哲学家，在自由意志、命运、公正政府、爱情、死亡、美好的生活等问题上作出原创性的贡献。最后，弗洛伊德相信自己已经具有足够的权威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了。在描绘大脑无意识的运作机制的过程中，弗洛伊德跨入了伟大的殿堂，开始在自柏拉图以来困扰整个西方世界的所有问题上发表独特的重要见解。在1910年代的尾声，五十三岁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生活充满着强烈的渴望，渴望自己能够长寿。

1909年秋天，当希特勒正孤独迷茫地行走在维也纳大街上时，弗洛伊德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胜利访问，回到维也纳。在爱徒卡尔·荣格、桑多尔·费伦齐、欧内斯特·琼斯的陪伴下，弗洛伊德在纽约游览一周，然后又去了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市。在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

学，弗洛伊德作了一系列著名的演讲，出席演讲的人有美国杰出的哲学家及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和埃玛·戈德曼。埃玛·戈德曼是一位令人敬畏的知识分子，信仰无政府主义，她发现自己同意弗洛伊德的许多观点。克拉克大学甚至还授予了他荣誉学位。回想起这次去美国的旅行经历，弗洛伊德写道：“在欧洲，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驱逐出教会的人；但是在这里，我看到自己受到了平等对待，好像白日梦得到实现一般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弗洛伊德从美国回来，信心和活力倍增，开始着手进行他的伟大事业。

然而从美国回来之后，弗洛伊德真正做的工作却不可预料地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1909 年之前，弗洛伊德一直痴迷于对欲望的动态研究。他了解欲望的所在及来源之处——无意识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无意识如何在神经官能症、睡梦及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就在这段时间内，弗洛伊德开始认为性冲动以及攻击性冲动是人类行为的根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弗洛伊德开始越来越关注权力问题，关注人类心灵中权力的核心——“超我”。

随后的几年里，弗洛伊德开始撰写书和文章，讨论权力滥用的问题。弗洛伊德开始关注暴政，关注人类对权力的渴望，关注人类希望被统治的欲望。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图腾与禁忌》和《幻象之未来》等书中，弗洛伊德反思了人类为何不仅遵从暴君的命令，而且还尊重、爱戴他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弗洛伊德还很快开始深刻地思考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思考在 20 世纪甚

至 21 世纪里跟随希特勒的那些暴君们。

在 1909 年深秋一个寒冷的下午，如果希特勒与弗洛伊德在街上擦肩而过的话，他们两个人眼中会看到什么呢？在希特勒身上，弗洛伊德会看到一个糟糕的小市民，一只过街老鼠（弗洛伊德并不是一位平民论者）。或许弗洛伊德还会为这位不走运的人感到难过。在弗洛伊德身上，希特勒会看到一位维也纳中产阶级市民（希特勒憎恨中上层阶级），或许还可能认出弗洛伊德是个犹太人。希特勒会为自己穿着破旧的上衣和鞋子感到羞愧而往后退缩。如果情况非常糟糕的话，希特勒或许还会伸出手来向弗洛伊德乞讨。究竟弗洛伊德给不给钱并不重要（弗洛伊德很有可能会给钱，因为他通常是一个心肠善良的人），两人邂逅这件事情本身就会让年轻的阿道夫·希特勒怒火中烧。

*

*

*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三十年一晃而过，转眼就到了 1938 年，原先的那只过街老鼠成了德国总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1933 年希特勒通过选举，当上了德国总理。当时虽然并没有发生政变，但是有人使了一些阴谋诡计。二十五年之前，阿道夫·希特勒在收容所面对一群质疑的观众发表演讲，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飞黄腾达；二十五年之后，希特勒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登上了德国最重要的权力宝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的才能得到展现。他成为了德国军队中的一名传令兵，作战勇敢，两次获得铁十字勋章。一战之后，希特

勒在慕尼黑加入了一个规模很小的政治党派；起初，这个党派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成员，后来希特勒将之变成一个强大的同盟党。1923年，希特勒试图发动政变，但是失败了，并因此被判入狱。在监狱里，希特勒写下了自传《我的奋斗》，描述了他过去的的生活并为德国的未来作了他自己的规划。在随后的十年里，阿道夫·希特勒作了大量惊人的工作，参加竞选、发表演讲、与政敌争吵、写作、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建立或破坏同盟阵线，直至最后成为德国最声名显赫的人物。当然了，希特勒还有更大的野心：他想拥有整个世界。但是在1938年，希特勒最希望拥有的就是奥地利。

很快，希特勒将再次向维也纳这座他曾经在此受到如此虐待和屈辱的城市出发，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在他的口袋里带着写生簿和少量现金。这一次，他随身带来了上千支部队。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第一页，希特勒就宣称必须使奥地利成为德国的一部分；既然现在希特勒已经大权在握，他决定要把这件事情办成。即使到了中年当上首相之后，希特勒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他如何在维也纳度过他人生中最糟糕的岁月。他说，他刚来维也纳时就像一个孩子投入母亲的怀抱，但是维也纳却让他过得如此狼狈。有的时候，希特勒对他的亲信开玩笑说，如果把维也纳整个城市毁掉重建将是多么大快人心啊。

1938年的这个冬天，在维也纳等待希特勒的是年迈体弱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其他另外十七万五千名犹太人——希特勒的天敌。

纳粹党对弗洛伊德恨之入骨。1933 年纳粹党曾在德国举行室外集会时焚烧过弗洛伊德的书籍，当时的指挥军官大声控诉道：“我们反对通过美化本能生活而毁灭我们的灵魂！我们歌唱人类灵魂的高尚！因此，我要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籍付之一炬。”弗洛伊德听说他的书籍被焚烧的消息之后，评论道：“我们做出了多么大的进步啊。如果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而现在，他们仅仅把我的书烧掉就心满意足了。”但是，五年之后，准备侵略奥地利的纳粹党，包括许多曾经在奥地利生活过的纳粹党人在内，不会再满足于仅仅焚烧书籍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似乎无法去应对任何形式的斗争。他已经是八十一岁的高龄，本来身材并不高，现在看起来更矮小；他驼着背，身体瘦弱得不堪一击。他的胡须已经完全花白，紧贴着他的双颊。他戴着一副黑边椭圆形眼镜，看上去严肃睿智。他脸上绷着的皮肤苍白，薄得像一层米纸。弗洛伊德因患颌癌动过许多手术，拔掉过牙齿、取出过颞骨，后来又在口腔里装上赝复体。尽管这样，弗洛伊德说起话来依然铿锵有力，虽然口齿不如以往清晰。他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这几乎可以得到每个看到他的人的证实。有时，弗洛伊德并不是仅仅盯着东西看，他的眼神似乎能够洞穿事物看到另一端。总而言之，弗洛伊德的出现会让人心惊胆颤。1938 年时，风烛残年的弗洛伊德本人看上去似乎就是死神的翻版。

阿道夫·希特勒在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住所里召见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由此开始了对奥地利的侵略（这幕侵略奥地利的戏剧上演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生的最后两年）。当年的那位街头流浪汉现在居然可以对各国领导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许士尼格性格内向，学者气质，戴着一双无边眼镜，抽烟很凶，根本就不是希特勒的对手。希特勒已经下了最后通牒，他要求奥地利把纳粹党合法化；他要求在奥地利政府内安插纳粹党人；他要求奥地利和德国签订合约。他还要求奥地利举行公民投票，让奥地利公民共同投票决定奥地利是否完成与伟大德国的“统一”。许士尼格来德国之前已经预料到这场会晤不好对付，他紧张不安，急切需要抽根烟来缓解情绪，然而意识到从来没有人胆敢在德国元首面前抽烟。（在离开之前，他说他应该带一位心理学家随他前往，帮助他与希特勒据理力争）。然而，许士尼格听到的话还是让他震惊不已。

“你不会真的认为你能阻止我或使我的行动延迟半个小时吧？”首相问道。“或许有一天早晨你醒来发现我们就像春雷一般来到了维也纳。到时候有你好瞧的。我非常希望能够把奥地利从这种命运中拯救出来，因为这意味着要流血牺牲。”

希特勒觊觎奥地利好长时间了，他有很多话要对许士尼格讲。希特勒在会晤时对许士尼格说：“整个奥地利的历史是一部毫不间断的叛国史。”许士尼格十分紧张不安，他忘记提醒希特勒一点，那就是希特勒本人也出生在奥地利。希特勒越说越愤慨：“我现在就告诉你，许

士尼格先生,我已经完全下定决心要结束这一切的混乱。德意志帝国现在是一个强国,如果它想解决自己的领土问题,没有人敢大声说话。”

“我肩负着一项历史任务,”希特勒说,“这项任务我一定会完成,因为命运注定我要完成这项任务。我对这项任务坚信不疑,因为它是我的生命……许士尼格先生,请你环顾今天的德国,你就会发现德国只有一个愿望。”希特勒告诉奥地利总理,他的胜利是必然的:“我已经做出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比任何其他德国人做出的成就都要伟大。”许士尼格告诉希特勒,法国和英国不会坐视不管,听任他去吞并奥地利。希特勒却哈哈大笑。

在过去的十年里,希特勒几乎完全巩固了自己对德意志人民的统治;他在“长刀之夜”^①进行了一场闪电般的血腥清洗运动,铲除了政敌。(弗洛伊德听到清洗运动的消息之后,说希望纳粹党人互相屠杀,最后一个人也不剩。他说,这不过是开胃品罢了,那么正餐在哪里呢?)希特勒已经赢得了墨索里尼的友谊,墨索里尼是希特勒唯一尊重的国家元首。希特勒已经确定,那些民主国家软弱无能、优柔寡断,不敢对他发动战争。正值壮年的希特勒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威力无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主宰着命运。

^①“长刀之夜”又被称为“蜂鸟行动”或“罗姆政变”,是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之间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一场政治清洗运动,纳粹政权在此期间处决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大部分被处决的人是冲锋队队员。

弗洛伊德自己的情形更加危险。颌癌已经折磨弗洛伊德长达十五年之久，由于病情恶化，弗洛伊德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这一次的肿瘤靠近弗洛伊德的眼眶，特别不容易触摸到，弗洛伊德的医生汉斯·佩其乐不得不制作一个特殊的器械去切除肿瘤。弗洛伊德在疗养所呆了两天，然后拖着病痛的身体回了家。弗洛伊德清楚，自己是因为长期不断地吸烟才得了颌癌，医生和家人已经无数次劝他戒烟，但是他就是不肯。他非常喜欢抽烟，最多时一天能抽二十根。即使在病情极为糟糕的情况下，弗洛伊德有时候竟然还用衣服夹子把自己僵硬疼痛的下巴凿开，把一根雪茄烟塞进嘴里。

一月的手术特别残酷，紧接着2月9日又做了一次手术，此时希特勒刚与许士尼格会晤过后几天。在第二次手术中，佩其乐在癌变区域切除一块疑似肿瘤，幸运的是，对新增长区域做的活组织检查结果呈阴性。第二次手术没有第一次手术疼痛，但是病人已经八十一岁的高龄，至少他的身体很虚弱。我们不清楚弗洛伊德到底还要忍受多少这样的折磨。

弗洛伊德离开了诊所，回到自己位于贝格街19号的寓所休息，等待身体的康复。弗洛伊德已经在贝格街19号寓所住了五十年，现在弗洛伊德和妻子玛莎、玛莎的妹妹明娜阿姨以及女儿安娜住在里面。在这里，弗洛伊德开展了精神分析诊疗业务，抚养了六个孩子，并写出了那些让他名扬整个欧洲的书籍和论文。

贝格街——直译“小山”街——真是名副其实。它是一条陡峭的

大街，起于维也纳的跳蚤市场——坦德尔市场，一直绵延到感恩教堂，感恩教堂是一座现代哥特式教堂。按照维也纳标准来判断，弗洛伊德住在一个体面但并不算高档的社区。贝格街 19 号公寓楼建造于 19 世纪 70 年代，楼房的下半部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上半部分是古典复兴建筑风格。楼下左边是齐格蒙特·科恩梅尔肉铺店，右边是一家食品合作社。弗洛伊德一家住在楼上的第二层。

从外表来看，贝格街 19 号公寓非常普通，但实际上在维也纳找不出第二个像这样的地方，甚至在世界上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公寓的最里面，弗洛伊德建造了一个两间房子大小的个人世界，在二月和三月初动过两次大手术之后，弗洛伊德就是在这里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冷眼旁观阿道夫·希特勒的所作所为。

弗洛伊德终生都是一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人，能够忍受剧烈的疼痛继续工作，但是现在他不得不躺在通常病人接受精神分析时所用的那张沙发上。这是一张著名的沙发，几十年来，弗洛伊德无数次坐在沙发脚下背对着病人为他们做精神分析诊疗。“我受不了被别人盯着看 8 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弗洛伊德曾经这样说过。弗洛伊德抽着雪茄烟，使自己一直保持均匀悬浮注意的状态，聆听着病人的倾诉。弗洛伊德懊悔地说过，这张沙发是“摆放给其他人使用的”，但是这些天里他自己也需要躺在上面。

然而，在 1938 年 3 月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不管弗洛伊德看上去有多么虚弱、多么迷茫，不管弗洛伊德与那个在 1909 年踌躇满志地在维

也纳大街上漫步的弗洛伊德相去甚远，他仍然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就意味着很多事情。它意味着，弗洛伊德是一位充满激情和反叛精神的人，他的言行举止会让同时代的人震惊。弗洛伊德特立独行，大胆无畏，做事从来不和别人商量。

尽管弗洛伊德具有反叛精神，并且喜欢反叛，他仍然被各种传统习俗所吸引。弗洛伊德喜欢传统的成功模式，喜欢金钱，喜欢出名，喜欢获得一世英名，喜欢维持一个完美无瑕的资产阶级家庭。（没有几个公寓比贝格街 19 号更平淡乏味了，如果你没有去弗洛伊德里面的密室去参观的话。）弗洛伊德希望被他人接受，希望获得成功，尽管他所坚持的思维模式对所有形式的恪守常规提出质疑。

弗洛伊德的激情一次又一次在他的生活中显现出来。当他爱上他未来的妻子玛莎·柏内斯时，他如痴似狂。弗洛伊德疯狂地给玛莎写情书，表达爱慕之情。他因爱而妒火中烧。有时候，他就像一位中世纪行吟诗人一样，把玛莎幻想成一位风情万种、性格复杂的神秘女郎，他想象出来的形象与他实际上娶回家的那位温柔大方的年轻女性相差甚远。订婚之后的 14 个月里，他们两个很少见面，我们可以从他写给玛莎的信中看出他是一位写情书的高手。“玛莎是我的，”他在写给玛莎的一封信中喊道，“这个甜蜜可爱的姑娘，人人夸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的心就不由自主地被她俘获了；我不敢去追求她，然而，她却自信大方地来到了我身边，增加了我对自我价值的信心，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了我继续工作下去的动力。”